

很久没吃烤红薯了，很想吃。但我看烤红薯的那些炉子不顺眼，想到那炉子是废油桶改的，便大倒胃口，再加上民间添油加醋的传说和健康专家的电视讲座，我只能爱而远之了。

不过，冲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我还是要肯定：卖红薯是个正当职业。“卖红薯”究竟是指什么形式，当年有过争论。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卖烤红薯的。这句话本是20年前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审诰命夫人时，发了野性的一句台词。虽然老一辈卖红薯小贩中未必真有因无法为民做主而挂印的官吏，但因这句台词的流行，全国城乡卖红薯小贩一时显示了他们的存在。当时“不为民做主”的现象已渐而成风，百姓有牢骚，也就推动了这句话的流行。

本是舞台“戏言”，一流行，便化作官场戏言。我从识字起，就常受宣传鼓动；到了中年，看得多了，就觉得好多人物满脸都是戏，即使不施粉墨，骨子里也浸透西皮二黄。“文革”中，极左权贵喜欢假惺惺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喜欢标榜“人民勤务员”。虽然这“人民勤务员”和今之“公仆”意思差不多，但是“勤务员”们生杀予夺，精通罗织，比古代官老爷的派头猛多了，百姓畏而远之。劫乱过后，百废待举而诸多不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句顺口溜式的话，立刻就

## 休提“卖红薯”

吴非

成了流行语，又经久不衰，向经典语言发展。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牢骚，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唐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俸禄及待遇远远不如当今一个科级公务员。可是唐知县时代，毕竟是几千百姓养一名来管他们的人；现在平均每二三十人就要供养一个管他们的人或根本不管他们的人，待遇反而变高了。百姓的负担很重很重。也许正因为当官的人太多，太多了反而没有人“做主”，如果有朝一日，大家都不在乎了，或是有领导率先垂范，势必“一窝蜂”地都来卖红薯，这样一来，老百姓吃得起烤红薯吗？每天的摊位费是少不了的吧？还得提心吊胆地躲避各路大盖帽的驱赶，一旦省市卫生检查团驾到，便只能在家里饿肚子，营养学家还在电视台讲座上聒噪，说吃烤红薯致病……于是不才如我便马后炮般地想到，这唐知县虽然能装正经，水平却不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句凑趣的话，如“春晚”上小品红人的胡言调侃，流传全国，实在不足为训。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不过是“为民做主”（也许按某些专家的理解，这也就

是所谓“民主”了），好像非此就不像个官。其实老百姓未必非要他做主，只要他们每个人都肯老老实实地上班做事，能有多少事要麻烦他们做“主”的？

顺口溜毕竟是顺口溜。事实是，即使他不想“为民做主”，或是他是想做主而没法做主，扬长而去之际，权衡一下，卖红薯绝非排在移动通信、供电局、高速公路及各路财税官前的首选。今之所谓能人弃官“自谋出路”，不过是下海经商，去做财主，而他们能利用的优势，往往是他“不做主”、“不作为”时留下的后路。我们的社会，“养”的环境，“养”的习惯甚至“养”的文化似乎都有问题。很少能听到官员辞官后能靠自己的智慧谋生路。不少官吏平庸无能，在任无所建树，卸任无所事事，制度把人养懒，许多人根本没有基本的劳动意识，你如让他卖红薯，以之为死地而后生，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黄昏，街口那位烤卖红薯的老大姐，站在那里一天了。冷风吹拂着她花白的头发，她呆呆地望着公交站那个方向。她以前会不会是个“为民做主”的局长？会不会是哪个法院“不为民做主”的法官？甚至会不会是个“不为民做主”的市长？——我忽然疑心：我这样想，会不会是对卖红薯这种诚实劳动的轻慢？

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玩笑。穷人过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再拿他们的生计开玩笑，好吗？



宁王朱权。最早注意到他，是因为一句话。散茶到了明代开始普及，标志性事件是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停止造龙凤团茶，命令从此进贡芽茶（也就是散茶、叶茶，和今天的形态相同）。这时候有人淡淡地评说了一番：“（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不是诏书和律令，但对团茶同样是历史性的判决。“真味”，“自然之性”，说得好多，多透彻！说这话的，就是朱权。由这样一个皇子中难得的雅人来给团茶敲响丧钟，可谓团茶的“哀荣”了。

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生于1378年，死于1448年，十三岁封藩于大宁，世称宁王，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朱权死后谥献，故又称宁献王。他神姿秀朗慧心聪悟，于书无所不读，被称为“贤王奇士”。他一生致力于研读著述，是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古琴家。所著《太和正音谱》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他信奉道家学说，自号大明奇士、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死，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次年，朱棣进军南京，发动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起兵前，曾胁迫朱权出兵相助，并许以攻下南京后，与他分天下而治。经过四年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朱棣即位后，非但只字不提分治天下，而且还将朱权从河北徙迁至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朱权遭此骨肉相残的巨创深痛，心灰意懒，深自韬晦，于南昌郊外构筑精庐，寄情于戏曲、游娱、著述、释道，多与文人僧侣往来，晚年信奉道教，悉心茶道，寄情于琴棋书画。

这位由权力高峰跌落、终于超凡脱俗的宁王，是茶文化的高士。他将饮茶

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有贡献的《茶谱》。《茶谱》开宗明义指出饮茶是为了修心养性：“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所裨于修养之道矣”。与清茶相配，他要求茶客必须是清客：“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去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和这样的人才能“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抵达清茶清谈、饮谈相生的清境。

朱权主张的饮茶程序，摆脱了繁琐的旧习和皇家的富丽，连使用的茶具也比陆羽的“二十四器”减少了许多，只保留必要的几件。他认为理想的品茶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煮沸汤，等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时候，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对他说：“为君以泻清臆”（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不这样无法消除我的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谈话，礼陈再三，琴棋相娱。

顺便说一句，朱权推崇的叶茶还是蒸青茶，到了明代中叶，炒青法成了主流，蒸青茶渐渐少见，这是后话。

揣摩一下，这位内心深埋怨恨和无奈的宁王，起初嗜好茶艺应该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后来，他似乎真的变得淡泊宁静起来，这里面当然少不了茶的安抚之力、点化之功。可惜人生态度不遗传，他的后裔轻率放弃了这种茶精神，回到了政治的漩涡之中。朱权死后七十年，他的玄孙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十万，争夺皇位。这次叛乱很快被扑灭，朱宸濠被处死，宁王之藩也被撤除。

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但是朱权推崇的品茶境界却至今清芬四溢、令人向往。

## 于平凡中突现不凡的气质



叶辛

罗建荣先生是上海房地产专业资深律师，先后担任着数十家大型投资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法律顾问和常年法律顾问，承接过数百件有关建筑房地产、公司联营及债权回收方面的案件。他是沪上颇有知名度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又是上海市法学会会员、“九三学社”成员。近年来，先后在《解放日报》《中国建设报》《房地产时报》《建筑时报》《上海法制报》《新楼市》《上海律师》《上海法苑》等报刊发表各类专业文章、专访50余篇。由其编著出版的《房地产法律实务》《百姓购房200问》《百姓租房200问》《房地产诉讼实务》《百姓装潢200问》等书，受到读者的欢迎。

罗先生对文学有着一份执著的爱，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创作出版了散文集《一叶知秋》，书中还收录了诗作34首。罗先生又以他十多年律师生涯的深切体验，写出了长篇小说《雨天无泪》（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的这本书，以其真实经历及所见所闻为蓝本，以现实社会阅历为基础，娓娓道来，层层铺开，于平凡中突现不凡的气质。小说人物丰富，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企业家、投资客、政府官员、律师、记者，诸多人物在房地产这一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一一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演绎着现代都市中众生万象，喧嚣与挣扎，纵欲与困窘，焦虑与恐惧。商场中的智斗博弈、法庭上的唇舌较量、情场上的勾心斗角，作者以律师独特的视野、细腻而又理性的笔触，向当代读者们展示了房地产领域的风云变幻。他还将目光凝聚于“小人物”的快乐与烦恼，“大人物”灵与肉的失衡。“那是泪吗？还是雨？说不清是泪还是雨，反正雨天，沐浴雨水洗礼与浸润的男人，没有人可以看到他在流泪。”这是主人公，雨城房产业风云人物——霍无风，在经历了一系列公司与家庭变故之时，独自站在雨中落泪的情形。此时作者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大人物”脆弱无助的一面，是一个平凡男子身心俱疲的身影。

小说中不仅有大量商场尔虞我诈、商道博弈的描写，作为一名专业律师，作者在文中对法庭上正义与非正义之较量，亦着相当传神之笔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律师逐渐同医生一样，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职业。而文中中律师高敏的形象，正是体现近年来社会对律师服务的要求变化。作者以其对世事之洞明、人情之练达，有诸多对社会现象的精彩描写。

在多姿多采多欲望的当今社会，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能静下心来，从事一些文字创作，确实难能可贵。正如古人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愿罗建荣先生坚持他的文学理想，写出更好的作品。

小说《雨天无泪》序（节选）



岁末，寒冬不寒。上海培明中学七二届毕业生假座一家酒店，举行毕业35周年纪念活动。

12月8日下午3时，当分别35周年的师生欢聚一堂时，全场立即汇成欢乐的海洋，无论白发苍苍的老师，还是年过半百、双鬓染霜的同学都仿佛回到了早已流逝的岁月。

当年的年级组长苑老师闪着泪光，激情澎湃地致欢迎词，他扼要地阐述了人生苦短，但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所凝结的师生情、同窗谊则是永恒的，接着宣布：“今天，我们全年级10个班级500余名同学来了107名，而老师只要身体允许的都赶来了！”就在此时，门外风风火火闯进了我班的艺术天才鲁君，正好“108将”！

我们的中学时代正处于“文革”中期，学校是以红卫兵排、连、团为建

制的。当时的课堂秩序也与社会秩序一样混乱，尽管老师们想给我们多灌输知识，一些同学也想努力读书，无奈社会大环境破坏了这样的平台。然而，同学们踏上社会后，无不痛悔荒废了宝贵的学生时代，遂奋起直追，不少同学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的回忆从模糊的课堂到“学工”、“学农”，许多趣闻涌上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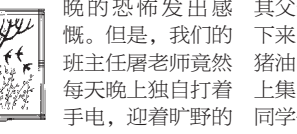
我首先向八旬高龄的老班主任袁老师忏悔：“袁老师，当时您在板书时，我正巧听到窗外夹弄里的蟋蟀鸣叫声，便拖着小江一起翻出去捉蟋蟀了！”袁老师闻言哈哈大笑道：“你们当年那个顽皮哟，唉——小孩子嘛！”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一位女工宣队员为我们上语文课，讲解《人的正确思想

现在还知道徐昌霖这个名字的，也许有不少是因为他病逝后引发的那场遗产官司，对于以创作喜剧而出名的徐昌霖来说，这似乎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徐昌霖出生于1916年，年轻时曾就学之江大学英语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大后方，考入成都省立戏剧实验学校编剧班，从此一辈子与电影戏剧结缘。徐昌霖天赋聪明，又极刻苦用功，很早就走上了创作之路。当时重庆受战时条件限制，话剧成为最主要的艺术活动。几个朋友碰到一起摆“龙门阵”，没说上几句话就会互相发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戏？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山城涌现了一股又一股话剧热潮，徐昌霖编创的《黄金潮》《密支那风云》等，也成为这股热潮中的几朵颇大的浪花，尤其是由史东山导演的六幕悲喜剧《重庆屋檐下》，以其深刻的批判色彩和强烈的戏剧性而屡演不衰，成为重庆战时戏剧的代表剧目之一。除写作外，徐昌霖还创作长篇小说，创办《天下文章》杂志，主编《当今戏剧丛书》，左右出击，名声大振，被人称为“多产的神童”，与另一才子戏剧家吴祖光有“一时瑜亮”之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

是从哪里来的？》，但她上到一半讲不下去了，教导处急调10班班主任赵老师来救场。此刻，赵老师正慈祥地望着我微笑呢。当我们聊起1972年春夏两季在松江卖花桥“学农”的情景时，纷纷对那时农村的苍凉，尤其是夜



晚的恐怖发出感慨。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屠老师竟然每天晚上独自打着手电，迎着旷野的寒风和几十条狗的狂吠，跨过一座座独木桥来巡视学生。我至今难以明白，一位出自豪门的大小姐，她的胆略从何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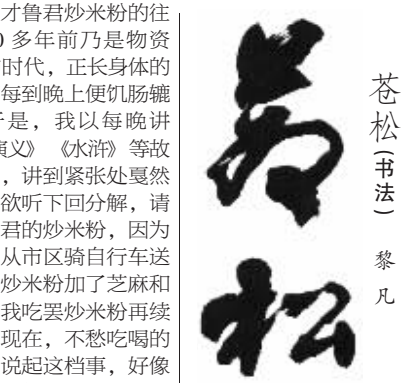
此时，当年的“排长”陈君笑着披露我骗吃

的胜利，使老百姓犹如拨开乌云见青天，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但很快，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们的种种丑恶及其产生的社会畸形现象，使老百姓初始生疑，继而失望，最终愤怒。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胜利的果实没有尝到，灾难反而更加深重，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人心彻底瓦解。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

## 徐昌霖和他的创作

张伟

映。”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社会现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创作冲动，当时以此为题材拍摄的影片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徐昌霖和汤晓丹合作的《天堂春梦》。徐昌霖晚年曾撰文回忆自己当年的创作心态：“我在世事如麻、万份心酸和百般无奈中，将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遭遇，逐渐构思为一串串情节，一个个人物形象，倾泻于笔端。”正因为影片融合了创作者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思考，因此《天堂春梦》拍得既饱含生活气息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堪称



苍松（书法）黎凡

纯，对少男少女泛起的爱的憧憬似懂非懂。几乎每个班级的同学都在回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微妙的趣味盎然的老恋故事……

“惨胜”后中国社会大悲剧的缩影，并受到观众和专家难得的一致好评。徐昌霖这一时期还编导了悬疑片《春闺疑云》、恐怖片《十三号凶宅》、喜剧片《上海12小时》、文艺片《失去的爱情》等，是当时将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电影人之一，这笔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体味。

1949年后，徐昌霖以很大精力集中于喜剧创作，除长篇小说《东风化雨》外，编导了《太太问题》《方珍珠》《球迷》《双喜临门》等一系列影视作品。改革开放后，他更宝刀不老，创作了电影《小小得月楼》《美食家》《翠翠》，电视剧《荣氏兄弟》《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大量作品，还总结撰写了《论电影喜剧蒙太奇》等论文，为我们这个社会留下了串串健康的笑声。

今天，影视剧创作空前繁荣，大小明星们一个个如过河之鲫，像徐昌霖这样的老艺术家可能早已被人遗忘，但我依然深深怀念这位带给我们很多财富和快乐的老人，并希望更多的人记得他。

明日请看《悼蝶老》。

